

# 阳光穿透阴霾

——解放军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的战“疫”日记

从除夕夜告别家人、紧急出征、驰援武汉至今，两个多月来，解放军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全力以赴、接续奋战，忘我工作，为抢救生命、疫情好转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他们代表着人民军队——“解放军来了，我们不怕了。”患者心声道出了鱼水情深的托付和信任；他们是被称为“最美逆行者”的英雄——“我们隔离病毒，不隔离爱。”医者仁心托举起生命的尊严和希望；他们也是丈夫、妻子、父母、儿

女——怀揣着深沉真挚的思念、祝福和牵挂。在武汉的日子里，他们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？经受了何种生死考验？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？从一篇篇均在抗疫一线武汉写下的、或粗粲或细腻的日记里，我们可以感受战“疫”现场的紧张、严酷，也能够感知人情人心的温暖、坚强。

这些点滴记叙，真实刻录下战“疫”的过程，也描摹出军队医护人员不畏牺牲、敢打必胜的英雄群像和精神面影。

——编者

## “抗疫一日”征文选登

1月26日，星期日，小雨

### 我的晚上从早晨开始

■南岩东

由于平时养成了早起的习惯，早上6点便醒来。今天上午是训练穿脱防护服，下午组织考核。

分成两个小组逐一过关。一开始大家穿脱不熟练，讨论之后及时调整了训练方法，将穿脱的步骤总结为“3层11步”，把步骤分解了逐个练习，保证多人同时进行，节约时间，提高效率。

但由于动作细节较多，在操作过程中容易忘记动作的顺序，而顺序错了容易造成交叉污染。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是有一些经验的，将顺序编成顺口溜，既好记又准确：穿的动作由内向外3层11步分别是“头三手和脚（5步），穿衣手和脚（3步），穿衣手和头（3步）”。脱的动作由外向内3层11步分别是“洗手脱手套，洗手面衣脚（4步）；洗手脱手套，洗手防护镜（3步）；洗手脱手套，洗手口帽袜（4步）”。我一边给大家解释，一边征求修改意见。改好后，我领诵，大家从7步洗手法开始背诵，直至人人背熟。经过不断改进训练方法，大家穿脱防护服的技术明显提升，很快达到标准要求。

一夜的工作结束了，等待同事的间隙，拍了几张武昌医院的夜景。自医疗队进驻以来，大批患者涌入，每天的工作如一场场战斗。为了减少护目镜和面屏的雾气，我们必须坐在有冷风吹来的窗口旁，保持视野的相对清晰，这样才能高效完成病历的书写和各种文案工作。下班离开病房更换衣服时，才发现全身早已湿透。回到驻地再次全身消毒，然后洗澡洗衣服，一切结束后才能睡觉。我的晚上从早晨开始。

（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，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医生）

1月26日，星期日，小雨

### 接力生命的氧气阀

■孔祥毓

到武汉的第二天，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呼吸内科医疗组迅速进驻汉口医院，接管呼吸内科一病区。刚到病房，汉口医院副主任沙哑的嗓音把我们带到冰冷的现实：“现在形势很严峻，人员短缺，物资更是匮乏，这个病区马上要转来30名肺炎患者，病情不明，你们有困难要自己想办法解决。”

我们马上进入工作状态，首先熟悉病区的设置及信息工作系统，然后按照反复演练的程序对工作环境进行消毒整理。正在忙碌中，120急救车已将病人不断送来。患者越来越多，医疗物资迅速消耗。中午12点半，快下班了，好夕度过了上午的高峰。这时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张允护士急匆匆跑进办公室：“董大夫，这里来了一个新病人，很重，快去看一下！”“走！”拿起指脉氧仪，董教授带着我和张允大夫迅速赶到44床。这是一个65岁的男病人，氧饱和度只有43%，病情十分危重，随时有死亡风险。“这样不行！”董教授指挥护士立即将邻床病人的氧气减压阀拔下，接到他的氧气接口上。吸上氧气后，病人情况稍稍稳定。这时我们发现，邻床的病人也不能平卧了。病人喘着气跟我们说：“医生，我也快不行了，赶快给我吸氧……”

“张允，你快去护理站拿个减压阀过来！”不一会儿，张大夫跑过来：“教授，整个汉口医院的氧气减压阀都用完了，我们

只能自己想办法。”我们三个分头到各个病房去找，看看哪个病人能够暂停吸氧一段时间，让出一个减压阀。看了一圈，只有28床男病人，看上去还比较稳定，暂停吸氧后，氧饱和度仍有91%。我把他的氧气阀卸下来就跑，给患者接上氧气。

这时，董教授叮嘱我：“孔大夫，你过10分钟，再去看一下暂停吸氧的患者，是不是真的稳得住。”我过去一看，果然，患者氧饱和度只有85%了，呼吸越来越急促。“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”董教授说：“去给我找一把剪刀、一个吸氧管、一个三通管来。”东西拿来一看，同我们常用的规格完全不同，董教授摆弄了半天，终于凑成了一个勉强能用的氧气三通接头。我们跟27床患者打了个招呼：“大家都不容易，把你的氧气分一点给他吧。”接上氧气后，28床患者氧饱和度终于恢复到原来的水平，这场危机才算挺过来了。

（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，火神山医院感染二科一病区主治医师）

2月8日，星期六，元宵节，多云

### 年夜饭的味道

■李王平

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转眼元宵节到了，这个年就算过完了。在武汉工作已经整整16天。回忆起除夕那天，恍如隔世。腊月二十九，我在医院值班，很多小饭馆都关了门，一包泡面就是我的晚饭。睡觉前，儿子发微信问我：“妈妈，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”我说：“明天早上交完班妈妈就回家。”儿子放寒假这么久，都没怎么陪过他，明天除夕，我可以好好陪陪他了。半夜，迷迷糊糊，科室刘伟副主任打来电话。接起的瞬间，我想到应该是有大事。她在电话里简单又急促地讲了组建医疗队的事，我记得我只回了个“好”。挂了电话，我看时间显示凌晨3点28分。我对老公说：“我要去武汉了。”他问：“什么时候出发？”老公曾在武警部队服役，我们经历了太多次说走就走。虽然我是一名文职人员，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紧急集结，但多年的军嫂生活，我也早已习惯了服从命令。

天很快亮了，我在科里交接完工作，匆匆回了趟家。儿子听说我要走，有些难过。“放心吧，妈妈会每天给你发消息的。你长大了，要照顾好爷爷奶奶哦。”公公婆婆长期在医院工作，懂得医生的职责，他们不问太多，只是加快了做饭的速度。“年三十儿了，在家吃顿饭再走吧。”那顿饭的味道我至今都记得，一个

馍馍，一盘我爱吃的凉拌白萝卜。

那是我第一次在飞机上过年，没有倒计时，没有零点钟声。在飞机上我突然发奇想，如果有人问我这次执行任务的感想，我会怎么说。其实很简单，我自己排了个序：首先我是一名医生，这是职责；其次我是一名党员，这是职责；最后我是一名文职人员，还是职责。归根结底两个字——无悔。

（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，火神山医院感染二科一病区医生）

2月9日，星期日，晴转多云

### 总有感动在心间

■刘伟

来到武汉已经十多天，我总被一些点点滴滴的温暖感动着。尽管被疫情的阴霾笼罩，武汉依然是一座处处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城市。

我的隐形眼镜护理液只够用一周的量了，武汉街上的店铺都关门了，眼镜店也不例外。就算在网上购买，也无法及时送达，我只好求助老家在武汉的闺蜜。闺蜜发动武汉的朋友帮我寻找护理液，最后有一个朋友回复了，说他家里刚好有几瓶未拆封的护理液。第二天下午，闺蜜的朋友开车将护理液送到了驻地。因医疗队规定“不能接触外人”，他把护理液交给门卫就走了。同时，那个纸袋子里，还装着好几个刚煮熟的茶叶蛋。等我下班回来，看到袋子上画着一颗红心，外面贴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注意安全！辛苦了，加油！”我当时真是感动泪目，这是武汉人民对我们最简单、最真挚的祝福。

（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，火神山医院感染二科一病区医生）

2月11日，星期二，晴

### 暖阳照进患者心

■陈健

今天我们又打了一场硬仗！回到驻地已是11日凌晨，归途中五彩的霓虹灯洒进了车内，若隐若现地闪现出一张张疲惫的脸庞。同车的几位医生不放过碰面的机会，讨论着几位危重病人的病情，其他战友则伴着午夜霓虹进入了梦乡……

不经意间，我转过头，发现一张俊秀的面庞，霓虹闪烁间仿佛有一滴晶莹的眼泪滑落。刚过去的几个小时，作为绿区（清洁区）与红区（污染区）之间的重要纽带，护士刘真真正坚守患者收治的一线，为保证后续医疗工作的有序开展，她和战友们必须快速将新收治的这批患者信息录入信息系统，并快速处理医嘱。

层层严实的防护给她的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。特别是长时间工作，起雾的护目镜，让她不得不将眼睛贴近电脑屏幕。剩下的一个小时，她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，带着微笑给病人发放晚餐。

“你戴着口罩，还隔着隔离窗，他们也看不见你笑。”我说。“不，他们看得见，因为甜甜的声音会笑，我的眼睛也会笑……”她真诚地答道。我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，内心受到极大震撼。

邓真真离开病房时已近午夜，她和战友们则在路边等着回驻地的班车。初春乍暖还寒，武汉的夜是那么冷。打一场硬仗后，饥饿、寒冷、疲惫一起袭来。此时此刻，最容易想起亲人。真真的父母远在家乡的重庆。眼泪相伴午夜的霓虹洒落在江城的城市夜里，她一定是想家了。

这两天，有句话引起很多人的共鸣：“我们看到的很多白衣天使，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，学着前辈的样子，治病救人、和死神抢人罢了。”是啊，她是谁家的女儿，也有受尽宠爱的模样，此刻却是无私可爱模样；她是谁家的女儿，也曾喜欢对镜贴花黄，此刻却是素颜朝天模样；她是谁家的女儿，也曾安然沐浴着阳光，此刻却是燃烧着照耀前方，穿透阴霾照进患者的心房。

（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护士，火神山医院感染一科一病区护士）

2月24日，星期一，晴转多云

### 患者给我信心

■吴婷婷

今天是我来到武汉的第30天，刚下夜班，武汉的清晨还比较寒冷。看到老公发来的信息，又想起了家人，不由得鼻子一阵发酸。我虽然自认为不是一个眼泪汪汪的人，但这已经是30天来我第三次流泪。

来到武汉，我们最先进驻的就是金银潭医院。当时我负责的34床，是个肿瘤术后复发且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。老伴与她一同感染，一同入院，不幸去世了。我看到她孤独地坐在过道上，两眼无神，欲哭无泪。我强忍住泪水问她：

“阿姨，康复以后是您女儿来接您吗？”她摇摇头说：“老头子已经走了，我还能去哪儿？”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这是痛苦的泪水，痛苦于生命的逝去。大灾面前，人真的很脆弱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尽自己最大努力，照顾好病人，减轻他们的痛苦，使他们早日康复。

我郑重地写下火线入党申请书，请党组织考验我。在我被批准成为预备党员、在党旗前宣誓的那一刻，我的双眼蒙上了泪花。这是幸福的泪水，幸福于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在这个时刻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，今后的工作中，我要更加努力。

转移到火神山医院以后，一天清晨，我去病房发放口服药。当时病人们正在吃早饭。一位病人看到我进到病房，立马紧张起来，赶紧用一只手把自己的嘴捂住，另一只手对我连连摇着，急切地对我说：“你别进来，快出去！我们正在吃饭，没有戴口罩，很危险！”我说没事，我做好防护了，口服药必须要在床旁核对，不能发错了。病人们都说：“你们是我们的天使，是来救我们的。有解放军在，我们就不怕。但我们真的怕传染给你们，没了你们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听着这些暖心的话，眼泪又一次湿润了我的眼眶。这是感动的泪水，感动于被人们关心和爱护。

武汉人民的乐观、善良，激励着我们医护人员，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早日战胜疫情的信心！

（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军人门诊护士长，火神山医院感染一科一病区护士）

2月28日，星期五，小雨

### 被需要是一种幸福

■李奕

给呼吸道传染病患者进行气管插管是高风险的。其实，插管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，而且毕竟只是偶发事件，而咽拭子采样对我们而言却是常规操作。住院病人每人至少要做两次，多的甚至七八次以上。每天，全病区大约20个病人需要操作，每个病人就算1分钟，加起来就是20多分钟。许多病人还会出现剧烈咳嗽等反射情况，极大增加了操作者被感染的风险。

我们病区的护士都很年轻，很多是95后。我是我们病区年龄最大的医生，必须主动承担起这种风险。即便出现最坏的结果，我也早就做好了牺牲和遗体捐献的准备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我平时也经常进行采样，经验比较丰富，这样也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，减少患者复阳的概率。

26床的女性患者，60多岁，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。但她不放心，要求再次复查。我亲自给她做，反复测了好多次，结果真的是阳性。她说，虽然是阳性，但她反而轻松了，因为如果是假阴性，她出院后可能会传染其他人。不过，让她觉得抱歉的是，让我承担了被传染的风

险。患病的时候，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担心传染别人，让我心底里油然而生一种敬佩！她是个有心人，我们每天都穿着防护服，戴着护目镜。有时候会忘了写名字。但她能认得出我们大多数医生，叫出我们的名字。只要我们一进病房，她就能立刻看出我们是谁，让我们都感觉非常亲切。

同病房的25床的患者也希望我给地做采样。虽然赶上我休息，我还是专门一大早就从驻地赶到医院，专程为她进行检查。她并不知道，为了这次检查，我从出门赶班车到回驻地洗消，需要花费整整5个小时。但我觉得值得，被病人需要也是一种幸福。

（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，火神山医院感染二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）

3月10日，星期二，晴

### 我是解放军

■吴昱齐

还记得除夕那天早晨，离家还有50公里，离年夜饭还有十小时。接到电话通知，下午准备出发，我转身便订了返程的车票。

那一刻，似乎有一些明白了“忠孝不能两全”的含义。但不管是外面的一套白大褂，还是里面的军装，都时刻提醒我，使命在肩，责任如山！

乘大巴车出发前，战友们和亲友祝福告别；机场上，将军讲话鼓舞动员，我心潮澎湃。为了人民的健康，为了祖国的稳定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，这不就是年少时自己一直憧憬和向往的吗？

穿上那一身密不透风的防护服。水汽朦胧了双眼，手套也使触觉模糊。一起上班的战友总开玩笑说，回去要找医生看看颈椎，因为总需要猫着腰，低着头，动作大了生怕扯开防护服。

我有时看不清患者的脸，但总能听到他们的声音。“谢谢你们呀，你们真辛苦。”不同的病人总会问我从哪里来？叫啥名字？我的回答也总是很干脆，“我是解放军。”

（陆军特色医学中心胸外科护士，火神山医院感染一科一病区护士）

3月20日，星期五，晴

### 想带孩子看樱花

■杜政

我生长在重庆，但武汉，是我的祖籍。

2016年，为完成爷爷武汉寻亲的遗愿，我与父母前往武汉踏上寻亲之路。凭借片段回忆和零星线索，我们终于找到杜家的血脉。我记得那时的武汉，车水马龙，人潮熙攘。2020年，武汉疫情暴发，我第一时间奔赴一线。

飞机刚落地，就接到通知作为第一批队员支援方舱医院。第一天是夜班，身着三级防护进行工作，比我预期的难度要高许多，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心理上。支援方舱医院四天后，我被召回，整合到泰康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工作。这是我的“老本行”，无论是仪器设备、护理操作、工作流程我都胸有成竹。在病房里，我最喜欢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：“杜政，这里需要搬东西！”“杜政，这个呼吸机在报警！”“杜政，这个病人需要抽血！”在ICU工作，内心和体力都必须强大，我们男护士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。

插管成功后，患者需要进行俯卧位通气。在这方面，我们ICU男护士拥有丰富的经验，摆好管路、整理体位、监护观察、气道管理、皮肤管理等都必须一一顾虑，工作不简单，内心必须强大。

回到驻地，已是凌晨2点，有些疲惫。我打开手机，和着《爱与希望》的旋律，轻声歌唱：“再回头望又是筑好的家乡。”我相信，战友们努力一定会有收获，没有过不去的冬，也没有到不了的春！我相信，武汉的“车水马龙”会很快到来。

等我的孩子再大一些，我想带她来武汉看樱花。

（陆军特色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护士，泰康同济医院重症一科护士）



党旗飘扬 (油画)

孔平作

长征

第4801期